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三十回 狠心賊絕斷手足情 賢良婦放走張廣太

詩曰：昨朝鶯嚶報芳辰，喜與多情結比鄰。豈料三生石早定，無緣今作有緣人。

蘭湯浴罷試新妝，粉黛施來體自香。

最是銷魂獨立際，梧桐花下納微涼。

韓紅玉出來，內老闆說：「姑娘，今天為何這麼高興？向日叫你見客，永遠不肯出來，這是張三爺，你過來見見。」紅玉一見廣太：年在十六七歲，面色微白，雙眉帶秀，二目有神，準頭豐滿，齒白唇紅；身穿一件白芙蓉紗衫，雪青官紗褲子，漂白襪子，銀灰福履；手拿冬青翎扇，手戴翡翠扳指；鈕扣上掛著十八子香串，時放奇香。韓紅玉一見此人，面帶秀氣，五官端正，必非俗等之輩，心中早有愛慕。廣太一見紅玉：年在十八九歲，窈窕身材，眉似青山，目似秋水，杏臉桃腮，品如金玉，氣若芝蘭，懶梳妝精神少減；身穿一件半舊品月紗女衫，藕色洋縐中衣，金蓮二寸有餘，端端正正，齊齊整整，猶似曹子建《洛神賦》所云：肩若削成，腰若束素。綾襪生輝，丹波微步。

廣太一見，早已魂銷。二人四目，注定相看。

正是：瘦影正當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鴛兒一見，心中甚喜，看他二人彼此都有愛慕之心，回頭說：「李媽倒茶來。」內老闆向廣太說：「三爺，你這裡坐著，我到外邊看看康九爺去。」李媽說：「三爺，裡間屋內吃茶。」

廣太到裡屋落座，向韓紅玉說：「你就是賽雅仙嗎？」那女子把臉一紅，口吐碎玉，慢啟朱唇，說：「君子不可如此相稱，此乃院中之人誤我，非叫賽雅仙也。尊駕貴姓張嗎？」廣太說：「正是。」「尊駕家中都有什麼人？」青春幾何？」廣太說：「今年十六歲，家中老母兄嫂。」韓紅玉說：「有幾位令郎？」廣太說：「尚未有妻室。」紅玉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我本遇難之人，看足下是並非久在煙花游逛之人。足下作何生理？」廣太說：「讀書。」紅玉說：「我看尊駕不滿二十，要望此處常來，耽誤正事，理應該進步功名，以圖上進之道。」又把自己所遭之事細說一遍，「君能救我出此火坑，我感恩不盡。看你也是至誠君子，別人我也不能說此肺腑。看足下今天前來，也有愛慕之心。君既有心憐惜香玉，妾豈無意鋪被疊牀。尊駕用三四百金將我贖身出去，你我作為地久天長之夫婦。並非我不顧廉恥，也是被事所逼，不得不如是耳。」廣太說：「據你所說之事，我都願意，無奈我不能專主，我今天回去到家，打算一個主意，明天你聽我的信。」

二人說夠多時，廣太遂拿出三四個錢給李媽，說：「我前頭院裡去瞧瞧我九哥。」李媽說：「康九爺自三爺進來，有他們家人中人了去，留下話說，如要是三爺問，叫你老人家在此等候。」張廣太也不願意走，無可奈何說：「也罷，我今暫坐。」又與韓紅玉說了一些閒話，天色已晚，無奈要回歸。內老闆說：「三爺還賞錢作什麼？今天住在這裡吧。」三爺說：「我回去，明天再來。」

自今天回到家中，先到老太太那屋裡坐，坐在那裡發愁，也說不出什麼話來。他母親可就說：「你這孩子，我瞧見你，我就又是疼你，又是恨你。自你父親一死之後，你也不讀書了，任性在外邊，終日習學這些玩藝兒，那琵琶絲弦還能養得了家？也不過是耗財賣臉，游手好閒。你大哥他在舖內管理，也能養的了家；你二哥他也照料家務，也能過日月。就是你也該成家了，久以後我百年之後，你大哥那個人絕不能與你等在一處同居。你把這祖父的遺業花完了，你有什麼能為養家？」廣太聽到這裡，說：「母親，孩兒有一事，與你老人家商議。孩兒聽說煙花院近來有一美女，乃是滄州人氏，遇難在勾欄院中，無人將他救出來。母親要將那人給我買出來，孩兒也就能務本分讀書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與你哥哥說說，再作道理。」廣太也就不言語了。少時，他哥哥進得房來，三爺就出去了，在窗外偷聽他母親說些什麼。

只聽他母親先就說：「廣聚，你三兄弟你也不管他，新近大概他在那煙花柳巷常去走走。今天他說有一個妓女，要叫老身給他買出來，我問問你，這一件事該當如何？」大爺廣聚一聽，說：「你老人家不可聽他這孩子一片之言，他小小的年歲就要逛煙花柳巷。這就依著他，給他望家中買人？我是他的長兄，我得管管他才是。等著晚響，我責打他一頓，也叫他知道別這樣無禮胡為！」三爺在外面一聽，說：「好！先跑到外邊天德泰銀錢店，去借銀子去。」自己出門到錢鋪內，說：「借給我四五百銀子。」王掌櫃的從那邊過來說：「三爺，有什麼事？」廣太說：「沒事。」王掌櫃常與糧店交買賣，今天一瞧三爺，就知道有事，又不好不借，又不好都借給他，說：「三爺，你先拿這一百銀子去，少時我去糧食局子裡去取來，給你送了家去。」三爺說：「不用送了，少時我來取就是。」拿著那一百兩銀子，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出門在飯館中吃得早飯，又至勾欄院而來。方一進門，李媽說：「三爺來了？裡邊坐吧。我們賽雅仙姑奶奶，今天早晨起來，就念叨你老人家。來吧，後邊屋內坐著吧。」大家也過來讓：「三爺來啦，裡邊坐著吧。我們賽雅仙姑奶奶正在方才要叫人去請你老人家去哪。」

廣太不久在煙花認識韓紅玉，真有這話？此乃是行院中之人常說的攏人之語，他如何懂的。連忙至後院中一瞧，韓紅玉還未上妝。三爺進得屋內，說：「你吃過飯了沒有？」紅玉正在那裡思想昨日所遇之事，想了一夜，今天心中正盼望之際，見三爺進來說話，心內甚喜，說：「你來了？我不吃什麼飯，心中急悶。」三爺說：「你別著急，我實與你說了吧，家中不由我作主，該當如何？此時我來瞧瞧你。」韓紅玉說：「好多時你才能作主？」那三爺說：「大概也得五六年，我就可與他們分家之時。」紅玉說：「我等你十年，成不成？」三爺說：「不必十年，怕你不能口隨心願。」紅玉說：「你我對天發誓：『誰要負心，天神共怒，不得好死！』」二人對天發誓。廣太在這裡住了一天，給了李媽十兩銀子，給紅玉留下二十兩銀子，叫他零花。韓紅玉說：「你不可在這裡住，早早回去，你常來瞧瞧我就是了。」

自此，三爺常來，也不敢回家，在外邊朋友家住著。所借的銀子也花完了，再去借，王掌櫃的說：「三爺，你大哥有話，別人借銀子不許給他，廣太也不敢言語了，自己出離了錢鋪，還時常上紅玉那裡去。在外兩個月有餘，眼前就是八月節，錢也沒了，也不能在朋友家中住著，也不能回家去。再者，外邊所有的飯鋪兒也都止了帳，一概不賒。自己無奈，在外邊一座三官廟裡暫住一兩天。

這一日，正是中秋節，家家慶賞中秋，桂月明燈。自己從早晨也沒有吃飯，這兩天也沒去瞧瞧韓紅玉，心中十分不好過，心如刀剗肺腑、劍刺心肝。自己一想：「人家都是團圓月，想我張廣太也不能歸家，也不能與紅玉相見，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不知終身該當如何？」越想越煩，真是事不遂心怨恨多，不由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。只見皓月當空，碧天如洗。又聽見家家吃酒歡喜之聲，不由自己一聲長歎。正是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低頭一看，自己的衣服還是紗的，夜晚又涼，自己暗自傷心，無奈出離了這座三官廟。廟中道人說：「三爺別走，咱們喝兩盅吧。」廣太說：「我有事。」遂出離了廟門，慢慢的望前行，不知不覺的來到自己門首。

只聽那邊說：「三弟，你望哪裡去了？我這兩個多月各處找你，並不知下落。節前你除了有七八百弔錢的帳，大哥找著你，要送你。我還各處找你，給你送這個信兒，帳也都還了。今天早晨，老太太連飯也沒吃，大家勸著，方才用了幾盅酒，你快來吧。你瞧你，還穿著這個紗衣裳哪。」連忙把自己的夾馬褂兒脫下來給他穿上。到了裡院，他大哥沒在家，在舖內照料。先見過老太太，他母親說了他幾句，也不敢多說，又怕他餓。瞧他那個樣子，連忙把衣服給他拿出來，叫他換上，又叫他吃飯。他與他二哥喝了幾盅悶酒，就醉了，晃悠悠，在他大嫂子屋內坐著，伏在桌上，坐在那裡就睡著了。只見他大哥喝了一個半醉，自外邊回來，進屋說：「原來廣太回來了。」連說三聲，見三爺不言語，知道是睡著了。又聞酒氣熏人，問自己之妻，大奶奶說：「三兄弟今晚半天

回來的，跟二爺喝酒來，大概是醉了。他進屋裡來也沒言語，就坐在那椅子上，伏著桌子，睡著了。」大惡賊張廣聚一聽，心中說：「好！待我結果他的性命，以除後患。」正是：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